

先師事略

李鶴年

一、雅望

『孔孟無二家』，先師是孟子的第七十代孫，名廣慧，字定生（一八六八——一九四一年），號定僧，別號白雲山人、君子泉等很多。因為收藏了一件漢代的樂器『鐃于』，遂有鐃于室的齋名。

傳說先生和華世奎、嚴修、趙元禮是津門四大書法家，這是不夠的！民國初年舉辦全國書法展覽，先生作品被評為『亞東第一』，因而有『南鄭（孝胥）北孟』之說，但，這仍然是不夠的！先生告訴我：曾親身參加在南京舉辦的全國名書法家筆會，當場寫了十副對聯，書體各異，四座震驚，成為全國馳名的大家。是否祇此而已呢？不，先生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參加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的參賽作品——『六條屏』諸體相參，功力深厚，名震海外，聲名遠播！僅僅頌揚先生是書法大師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先生與王襄老人知道甲骨文出土比王懿榮早三個季度，見到并購藏甲骨文比王懿榮早一個季度。二老無力購存，才由商人範壽軒賣給北京國子監祭酒王懿榮，這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這是天津的驕傲，天津的光榮。

二、家訓

先生的二叔繼勳公，字志青，累官至湖北鹽法道按察使（《天津新縣志》卷十九之二及二十之

二有詳傳），能隸書，擅畫蘭，名望鄉里。收藏碑帖、字畫、文玩甚富、交友極廣。繼勳公每逢接待賓客，照例在堂中為先生設一座，因此先生見聞也甚廣，特別是熟識那些古董商人。一次被慫恿寫了一副對聯，酷似何紹基，居然賣了四兩銀子，先生當時十一歲。從此便走上書法摹仿的道路。先生曾玩笑說：『如果讓我供奉前人牌位，則何紹基當列第一，其次是王夢樓、鄭板橋、鄧石如、伊秉綬、陳鴻壽、姚元之……』

張捷山，前光明汽水公司（現山海關汽水公司）經理多年師從先生學書，買了一部《三希堂法帖》四箱共三十二本，先生一一為之題簽，稍具書法常識的人，便能指出哪個是蘇、是米，哪個是趙、是董，絕無雷同。以先生的聰明、修養、總集各家之長而自成機杼，無疑當是一位大手筆。天津有『華世奎目中無人，孟廣慧胸中無我』的傳說，這絕非譏諷，而是恨先生未能成一體之家，但一支筆能變化三十二體自古幾人！？先生精鑒定，無論碑、帖、書、畫、文物、人目立能指出真偽、年代，多知古人姓字軼事。某次展覽會上一件法若真的書法，主辦人與參觀者竟無人知道，當然更不能辨真假。先生在場，為之評述其身家并定為精構。

三、潤修

先生不事生產，賣字終其身，全無定價，本『窮人吃藥，闊人付錢』原則而高低。正興德茶莊股東穆姓，為天津有名的『八大家』之一，請書徑尺『正興德記』四字，先生定八百塊銀元。其弟媳沈氏說項，謂穆與沈家有姻親，請求稍貶，先生竟分文不取。

先生耿介，但絕不甘心受騙。為祥德齋糕點書寫匾牌，在北馬路開業。後在馬家口設分店，復刻使用。先生忿然。謂復制者絕非原貌，將有損聲譽，囑其摘掉復制匾，無償補寫。舊俗商店此舉，便意味着倒閉，商家故央人請求補交二百五十塊銀元。凱記公司（舊店在和平路正興德南毗鄰）請先生書寫五寸大小『凱記』二字，然後放大足二尺作為匾額懸挂，投機取巧。先生不悅，又追補二百塊銀元。可見六十餘年前，先生早已預行『版權法』，令人嘆服！莊樂峰字育文，雄于資財，擁有多處大型建築，內部設計豪華壯觀。莊某為爭取舊英租界華人納稅人子弟而籌建耀華學校湖北路南端，舊英租界原學校名『英國公學』請先生為其書『耀華學校』四字，但須署莊樂峰書款字。先生以向無此例拒之。後經人多方懇求，先生無奈，以八百塊銀元為價，勉為其難。但對一般群眾，先生却是另一種態度。擔水、倒泔水、磕灰、理髮、洋車夫等勞苦群眾如有所請，無論多少，予取予求，絕無代價。有位新出師裱畫工在二道街籌設小店，舊屋兩椽勉強開業，不待懇請，先生為其書屏聯匾牌，一應俱全，分文不收。

四、修養

直隸省（今河北省）督辦曹銳，曹錕的四弟，有權有勢，財大氣粗，為慶母壽，指定先生書寫泥金箋紙大屏十二條，傲慢地予以一萬塊銀元，先生竟不理睬。

徐世昌與先生原系表親，在總統任上聘先生做秘書，先生婉謝。

五、趣聞

據傳某年連續十幾夜屋頂有響聲，先生膽大立在院中喊捉賊，房上竟然回答：『孟大爺您放心，您窮，沒錢，我絕不偷您，不過借個道。』先生笑答：『那麼請你輕一點，別踩碎了屋瓦。』房上人應囑而去。足證先生並不富有。

六、遺憾

追隨先生十幾年，恨未能多知先生生平。先生故後，曾請孟廣愛（先生八令弟）補寫甚詳。猶恐尚有遺漏，又送請孟志蓀（志青公之孫，南開大學教授）先生補遺，後竟將原稿丢失。當時不知抄留復本，徒喚奈何！

十幾年中除每周面領教益，與先師書信往來也頗頻繁，凡所請問，均是有關金石書畫、考古、文物等問題，先生不憚繁瑣，回答甚詳，我特別珍重，裝帖成帙。偶爾撿其中無印璽的送先生補鈐，因念先生年邁少暇不便強索，久而遺失。故今日手邊所有，僅一薄冊！

累年收藏先生墨寶，均是精品佳構，最銘心難忘的是一副詞爲『妙詩中篤好，令德唱高言四尺五言隸書楹聯，正如王襄先生所說『孟老隸書是真知漢人筆法』。『文革』中被抄，夢寢難忘，竊祈長存天地間，毋損毋殘！

先生中風，我去探視，已不能言，不能動。我問所欲囑，命我强行扶起，索筆疾書，尺幅寫滿。無一字可以猜識。當時哀痛至極，隨手放置，竟沒能將這份絕筆保存下來。